**关于《桃花扇》中李香君形象分析**

　　**摘要：**《桃花扇》反映的是明末社会真实人物李香君与侯方城的爱情故事。李香君在整个中国戏曲史上众多女性形象中耀眼夺目，她虽社会地位低下,却有崇高的思想，深明大义，不惧强权，对爱情忠贞不渝、疾恶如仇、敢爱、敢恨，是一个有血有肉、饱受压迫、侮辱却忠贞爱情、立场鲜明、颠覆传统、境界脱俗的典型进步妇女形象。

　　**关键词：**桃花扇;李香君;人物形象

　　《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它是作者孔尚任以侯方域所写的《李姬传》为蓝本,经过十余年的长期酝酿,于康熙三十八年写成的传奇剧本。是一部爱情戏,更是一部政治历史剧。它描写明末弘光朝廷覆亡的悲剧历史,而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贯穿全剧。作者企图通过爱情故事所联系的明末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来揭示明亡国的原因,是作者借人之离合写国之兴亡,作品中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了明末当时社会的黑暗、动荡、腐朽,暗示了明必然覆灭的历史规律,抒发所谓“兴亡之感”。

　　李香君是《桃花扇》剧作的核心人物，秦淮名妓,社会地位低下,却有崇高的思想，她深明大义，不惧强权，敢于当面痛斥丞相和朝中达官的腐败误国，敢于抗拒权贵的威逼，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疾恶如仇、敢爱、敢恨，是一个有血有肉、饱受压迫、侮辱却忠贞爱情、立场鲜明、颠覆传统、境界脱俗的典型进步妇女形象。

　　《桃花扇》女主角李香君与顾媚、马湘兰、卞玉京、柳如是、董小宛、寇白门、陈圆圆等号称“ 秦淮八艳”。她们不仅颜色如花，身姿绝世，而且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弹歌舞、诗词曲赋，无所不通。若论胸中志气，政见节操，有的真能令须眉俯首，男儿气短。政治上，她们仰慕和支持当时的进步势力东林、复社，参预集会，兄弟相称，甚至有“家家夫婿是东林”之说。成为清流士子的红颜知己，风尘挚友。像柳如是，清兵攻破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后来又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活动;李香君这个身材娇小，被称为“香扇坠”的女子，以其才识魄力，使侯方域避免了政治失节，也逃脱了逆党迫害，令清流士子自愧弗如。柳如是与李香君在鼎革易代之际所表现出来的英风侠概，光彩照人，令人起敬。但在写作指导思想上又存在差异：《柳如是别传》之重点在论证柳如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观念之形成;且以史识启发人，论人论世，必求真实，恢复了钱、柳的面目。《桃花扇》之重点在摹绘南明亡于“昏君乱相”，故渲染侯方域、李香君对南明权奸的斗争，作者以情节感染人，叙事塑人，不拘泥于真实，美化了侯、李的形象。

 为了塑造李香君的形象，孔尚任虚构了赠扇、溅扇、画扇、寄扇、骂筵、入宫等一系列重要情节，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能反映人民的愿望。为了反映国破家亡的悲剧，孔尚任将侯方域两朝应举，改为出家入道，虽对侯方域的行为有所掩饰，却概括了明末清初一部分士大夫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生历程。作者对史实的虚构与加工，使情节更为精练，人物更为典型，戏剧特征更为鲜明。同时作者还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通过典型丰富的细节描写,揭示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社会意义：首先，从性格方面来看，突出了李香君正直，刚强的性格;其次，从立场观点来看，反衬了李香君明大义，识大体的高尚气节;再次，从社会角度来看，折射了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南明的社会形态。可见戏剧所展现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南明灭亡的全过程，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塑造来体现结构的重要性，意旨突出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通过人物性格思想的变化，反映南明历史的社会面貌。

　**一、才艺双全、机警聪慧、德才兼备**

　　在明末那个非常堕落的年代，大部分的朝廷大臣麻木得已感觉不到他们所面对的局势，日益变得内忧外患。而南京秦淮河畔，那一座座香浓衣翠的绣楼里，却生活着一群对明朝的前途甚感忧心的红尘女子。其中媚香楼的主人歌妓李香君，就是一个家喻户晓式的人物。这姑娘自小在李大娘身边长大，诗书琴画歌舞，被李大娘调教得样样精通，性情上也学了李大娘的豪爽侠气，着实逗人喜爱。要说李香君的长相，别有她的特点，她身材娇小玲珑，眉眼儿俏丽生辉，小嘴唇微微上翘，显出几分俏皮，整个一个可人儿的模样，因她娇小而香艳，名字里又带个香字，所以客人们都戏称她是“香扇坠”。

　　《板桥杂记》云：香年十三，亦侠而慧。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梦“，皆能妙其音节，尤工琵琶。侯方域《李姬传》：“金陵有女妓李姓，能歌玉名堂，尤落落有风调”。《桃花扇》中李香君自幼跟人习得艺家诸艺，拜师苏昆生，学习玉名堂四梦，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一不精通，她擅南曲，歌声甜润，深得四方游士追慕，男主人公侯方域正是慕名而来，没有才能便就不可能会有侯李的特殊情缘。李香君养母李贞丽说道：“养成一个假女，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这里有位罢职县令，叫做杨龙友，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常到院中夸俺孩儿，要替他招客梳栊。”并且杨龙友据左传云： “兰有国香，人服媚之”，给她取名香君。

　　作为秦淮八艳之首的李香君，不论是姿色还是才情，都是江淮女子中的佼佼者。有书云：“香君身躯短小，肌理玉色，丰神俊婉，调笑无双。性知书，侠骨慧眼，能鉴别人物。”更难能可贵的是，香君还结交了一群品行端正、刚正不阿的复社名士，使她具有了自己的政治品格。她的老师苏昆生，原在魏府，因为恨其奸佞，宁可生活于街巷也不附从于魏党，后在烟花巷靠教授昆曲度日。李香君的假母李贞丽与复社文人陈宝生也有交往，她对权奸也恨之入骨。通过与这些人的交往，香君深感于东林党和复社文人的政治节操和忠贞的正义感，就像传唱的那样： “慧福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从《传歌》出中也可以看出，她的妆楼四壁充满着文人赞美的诗篇，连复社领袖也题赠。

　　她聪慧机警，正如所云：“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访翠》中侯先是闻杨龙友的盛夸而无限向往与无奈：“昨日会著杨龙友，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平康第一。现在苏昆生教他吹歌，也来劝俺梳栊，争奈萧索奚囊，难成好事”。及至见得佳人，大叹：“果然妙龄绝色，龙老赏鉴，真是法眼”。娶了香君後，欣赏的仍止於她的美貌：“香君天姿国色，今日插了几朵珠翠，穿了一套绮罗，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爱”。(《却奁》)但很快他就发现他娶了的原不只是个美丽的歌妓，《却奁》中香君指责他收取阮大铖厚礼后，他对香君的观感马上改变：“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这时香君已成为一个兼备内在与外在之美的女子：“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一前一後的形容，香君在剧中才德一体的形象塑造表达的淋漓尽致。

**二、不贪富贵，敢爱敢恨，对爱情忠贞不渝**

　　她虽是青楼女子，却不贪图小利。如文中“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侯朝宗见到珠宝的第一反应是鼓励李香君收下，但李香君却如此回答，可见她并不是贪图财宝的女子，这与很多普通的青楼女子有着本质区别。

　　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虽千难万险，但她始终忠贞不渝。情在剧中璀璨生光，写法“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荆龙爪，总不离珠”(2)李香君流落烟花场，但却厌恶这种生活，追求纯洁高尚的生活，对侯方域始终如一。遇到侯方域，一见倾情，侯方域也倾慕李香君的才貌，但侯方域家境贫困，身无多文，李香君却劝慰道： “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从中可以看出李香君的人格气节及其爱情观。在《却奁》一出中，拒绝奸党余孽阮大铖、马士英的重金购买妆奁，不愿与权贼为奸，金钱买不到她的爱情，威逼也没有吓唬住她对爱情的坚强，因拒绝奸党余孽阮大铖、马士英的重金购买妆奁而受到他们的种种迫害，侯方域只得离开金陵，只身潜往扬州，投奔爱国将领史可法。离别时李香君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安慰情郎道：“有别离的苦楚，才有重逢的喜悦，好男儿志在四方，岂可在媚香楼中消磨了豪情壮志。况且人生离合，在乎心而在不在形，彼此倘若不能心心相印，即使日日同床共枕，亦如相隔千里，只要你我永结同心，虽然远隔干山万水，照样可以魂来梦往!”。侯方域离开金陵后，她“洗粉黛，抛扇裙，罢笛管，歇歌唇”，深深藏着那把定情扇，一心等候侯方域归来。此时，杨龙友由马士英荐举，做了南明王朝礼部主事。但杨龙友却被马士英所逼，为马家亲戚田仰来向李香君提亲。在《守楼》出里，她坚决拒绝再嫁，不管是利诱还是威胁，她毫不动摇，公开声称“奴是薄命人，不愿入朱门”。表现了她洁身自好的高尚操守，不惜面血溅扇，“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面对杨龙友和李贞丽的劝说，香君时这样回应的：“阮、田同是魏党，阮家妆奁尚且不收，到去跟着田仰吗!” ;面对杨龙友“设若三年不归，你也只顾等他么”的质问，香君这样回应：“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这是她誓死捍卫爱情的见证。

 在《骂筵》一出里，他进一步认清了阉党集团的狰狞面目和丑恶本质，以及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表现了下层人民的善恶观、爱憎观。冒着生命危险赞美复社，痛骂马士英、阮大铖： “东林佰仲，俺青楼知敬重。干儿义子重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愿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撕扇》以后，香君堕入空门。这是女主人公对自己政治理想的殉节。至此一个血肉丰满的李香君形象树立在我们面前。尽管后来两人没有在一起，但她的不幸不是因为侯的负心造成，而是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造成的。而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是李香君的艺术形象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李香君成为不让须眉的巾帼侠女形象。

　　李香君这一形象，代表着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敢爱、敢恨，对理想的追求始终坚贞不渝。当然，造成她爱情观除了她个人的原因外，也与时代社会关系。从历史上看，明东林、复社文人与权奸的斗争由来已久，给烟花场带来一定的影响。李香君的养母就与复社文人陈定生来往密切，她对奸佞小人的丑恶行经十分痛恨也影响到李香君，激发了香君对进步文人的爱慕之情，树立崇高的爱情观。苏昆生作为李香君的老师，经常教育香君要明辨是非，除恶扬善，对她的爱憎感情形成着重要作用。

　**三、深明大义、不畏权贵，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正如现代诗人洪烛深情的赞颂了李香君的民族气节：“风是没有骨头的/水是没有骨头的/你的扇子是风的骨头/你的影子是水的骨头/至于你的名字/是那一段历史的骨头”。

　　李香君作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突破了“才子佳人”剧的模式，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者淋漓，不肯柔于权奸者也……”(孔尚任)。它象征着李香君不畏权贵，敢于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李香君虽为歌妓，却有明确的生活理想和是非界限。在李香君的形象塑造上，其性格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在《却奁》一场前，她还只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从《却奁》开始，她已被卷入到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成为矛盾尖端的人物。在尖锐的斗争中，她的性格逐渐地发展，光辉的一面越来越引人注目。她深明大义，坚定正直，虽然社会地位卑下，却具有不向权贵低头，不受金钱利诱的高尚情操与气节。王季思在《桃花扇》校注本「前言」中就曾指出《却奁》一出的重要意义，在於「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秦淮歌妓与复社文人的关系，这除了男女双方在才华上容貌上互相倾慕外，还在政治态度上互相影响，这是桃花扇以前的儿女风情戏里所少有的(3)。

　　李香君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本身幸福所进行的斗争，跟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很自然地结合了起来。她虽是秦淮歌妓，处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但对统治阶级里的黑暗势力保持警惕，当她知道阮大铖出资收买侯方域的阴谋活动时，义正言辞地责备了侯方域的动摇：“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并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以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影响了侯方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是多么坚贞的性格。如果说却奁以前，她还只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那么从却奁开始她已被卷入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成为矛盾尖端的人物。尖锐的斗争锻炼了她，促使她的性格进一步发展。在斗争中她性格的光辉一面又有所发展，终至 “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并进一步认识了马、阮统治集团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的本质，以及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

 在《骂筵》一出里，她更冒着生命的危险痛骂马士英、阮大铖： “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 “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奴家已拚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如此一看，李香君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要做“女祢衡”。已经作好了为斗争不顾一切。在这一出戏中，她措辞尖刻而“粗暴”，骂得官员无法忍受，甚至比男子汉还要决断决绝。

 她想以自己的微弱的能力为风雨飘摇的国家出点力，尽管是十分微不足道。她始终强烈的憎恨那些误家误国的乱臣贼子。戏剧最后，倍经磨难的两人终于相会，纵然狂喜，但是江山已换，家国何在?受到张道士的启示，撕毁了那把桃花扇，两人斩断情缘，双双入道。宋辉由《入道》一出看孔尚任的悲剧意识，仍由历史的主体加以发扬，他以为作者是刻意让作品通过末世人无可选择的命运失落引发历史的沉思;“侯李只能在无可选择的命运里选择了最後的逃亡——入道，使这个对纯真情思割舍的细节弥漫著爱之痛苦的理性光泽，故入道并不意味著精神的完全解脱，也不意味道家思想战胜了儒家思想，它意味著严酷的历史里儒家文化精神被挤压，被扭曲，甚至变质和幻灭的悲剧”。又说：“入道的审美价值在於孔尚任借这场人生结局的叙演，使个体的人物形象成为历史祭坛上永恒的时代见证” (4)。

　　李香君这一形象，代表着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敢爱、敢恨，对理想的追求始终坚贞不渝。其进步形象不仅是在和侯方域爱情的坚贞节操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在和权奸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是血与火的统一，战斗洗礼的结晶。美好的理想在南明宦官专权的社会里，难以实现，主人公出家，正是对现实的彻底否定和批判，体现了主人公进一步执著的追求。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李香君一样的人，为着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奋斗，那个黑暗的时代，才化作了永恒的过去。

　**注释：**

　　(1)吴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载《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8. 第208页。

　　(2)《桃花扇凡例》，《桃花扇》《孔尚任诗和桃花扇》 刘叶秋 中州书画社 1982.12.第11页

　　(3)《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6页。

　　(4)宋辉〈最後一页沧桑——从桃花扇入道看孔尚任的悲剧意识〉，第38-41页。

　**参考文献：**

　　(1)《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赵伯陶 济南出版社 2002.10

　　(2)李敏孝：李香君形象简论　　　　2006.1

　　(3)吴淑钿：超越与异化——《桃花扇》中李香君的艺术形象

　　(4)胡雪岗《孔尚任和桃花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吴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载《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8.

　　(6)《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陶慕宁 东方出版社 1993.

　　(7)《孔尚任诗和桃花扇》 刘叶秋 中州书画社 1982. 12

　　(8)《李香君形象与晚明歌姬文化》 丁建平 科技信息 2007年第23期

　　(9)张培衡、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

　　(10)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8.

　　(11)《明清传奇综录》(上、下)郭英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2)《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